

過去有很多文人寫食物，喜歡持一種“傳統已死”的態度。這個魚好吃？哼哼，告訴你們，現在你們已經吃不到了。那個菜美味？哼哼，告訴你們，現在也早已不是曾經的那個味道了。在出神入化地把那些珍饈描摹一番之後，他們得出的結論是：時代在進步，但美食在退化。得出的小結論則是：只有我吃過，你們都沒得吃。

小時候每每讀到此類文章，就算意境再美，也免不了覺得喪氣。後來長大了，曉得這些老先生不僅對食物是這個態度，對學問亦是這個態度。傳統到底是什么？你們沒見過，只有我見過。這個觀點可以一棍子打死所有後來人。因為傳統已被關在了歷史的廟堂之內，而廟堂之門豈能向一般人隨便敞開？

但傳統究竟是什么？所謂的飲食傳統又是什么？

我曾去西班牙考察火腿加工廠，在火腿的腌制過程中，有個細節非常動人。每一年腌制火腿所用的海鹽都要仔細回收起來，存

放好，到了第二年腌制新火腿的時候，把老鹽拿出來，加一點新鹽進去再次用。就這樣周而復始，很多火腿加工廠所用的海鹽與這個工廠本身同齡，已經經歷了幾十年。

我向某工廠的工作人員討要了一把老鹽和一把今年他們即將加進去的新鹽，對比看看。新鹽潔白如雪，而老鹽由於年復一年地使用，它們不僅滲入到火腿的內里，還從火腿中吸附油脂，因此有着醇厚獨特的香味，色澤也是金黃的。

每個人都會問，什么是傳統，我倒覺得，這鹽就像傳統本身。我們總是忍不住用極端的態度去對待想象中的“傳統”：要么頂禮膜

# 傳統不死

作者：安倩



拜，要么徹底推翻。但傳統，它既不是只存在于過去的死物，也不是擋在未來路上的怪物。傳統一直存在，正像這代代相傳的老鹽，雖然每一年都會加一點新力量進去，但在時間的化學作用下，新老交替相融。

傳統也是慢性的，你很難看到它在現世會有瞬間改變。

走在西班牙那些古老的小鎮里，你很容易就理解了這樣緩慢的節奏。陽光的影子拖得長長的，每個人都不慌不忙地走路、聊天，一座教堂可以造五六百年，直到如今還在修補。

“任何事你都可以慢

慢來，動輒百年。”在薩拉曼卡，一個當地人對我說，“我們有兩座大教堂，大家把12世紀建造的那一座稱為‘舊教堂’，把16世紀建造的那一座稱為‘新教堂’。16世紀也是很久以前了，但相對來說，它依然是‘新’的，到現在還在完善各種裝修。前不久我們還把一個宇航員雕刻在了教堂的某扇門上，這沒有什麼奇怪的，當下的人和事總有一天也要成為歷史，我們繼承傳統也創造傳統，傳統不是死的，是跟人一起成長的。”

忽然想起，有一次全家人去一間特別美味的小餐館吃飯，吃完後正在享受悠閒愜意，先生突然問我：“你覺得最幸福的事情是什麼？”我開玩笑地說：“下次再來這間館子？”“不，”他說，“最幸福的是，今天我們帶着孩子來這間餐館，許多年過去了，我們的孩子也會帶着他們的孩子來吃同樣的菜，並且依然覺得好吃。再後來，孩子的孩子的孩子也會來，餐館依然在。一代又一代，沒完沒了。”

是的，一代一代，傳統不死。



# 寶寶模仿別人的壞習慣該怎麼辦

作為80後中的一員，雖然已經當了媽媽，但我總是覺得自己還沒長大，所以對於自己要承擔的一些責任，有時候真的感到“壓力山大”。前一段時間有一件事就讓我有一點“愁眉不展”，說起來還真是不好開口，有點“家醜不可外揚”。

幸好這件事現在已經得到瞭解決，所以今天就在咱這一塊自留地叨咕叨咕，也許能給其他寶媽一點提醒。我家妞已經三歲多了，一直以來都還算是一個挺聽話的孩子，可是最近每次帶她出門，或者去親戚朋友家，尤其是陌生人的家裏，她總是表現得非常不友好。以前遇到人的時候，寶寶總是朝人家微笑，還招手打招呼，可有一段時間每當有陌生人上前逗她，她總會說“打你”，而且說完就將頭扭過去，不再看人家。

寶寶這樣沒禮貌的舉動讓我覺得很難為情，只能每次都跟人家解釋道歉，然後假意批評寶寶。可這樣的現象有一段時間頻頻發生，這不禁讓我懷疑寶寶是不是有什麼問題，還是自己的教育出了毛病？好在妞媽本身工作的地方就有很多早教專家，經過請教以及查閱一些資料，我終於弄明白了這其中的一些緣故。

原來3歲的孩子，正處於模仿性最強的時期，寶寶對於他身邊的人和事，都有極強的記憶和模仿能力。如果寶寶身邊有小朋友是這樣做的，她不懂這樣做是不好的行為，也會進行模仿。對於妞來說，跟別人說“打你”，可能並不代表她真的有敵意，只不過可能她身邊也有這樣的寶寶。弄清楚可能的原因，再去幼兒園接寶寶的時候，我留意了一下，發現放學後經常跟妞一起玩耍的一個小男孩就這樣，只要有別的小盆友跟他玩一樣的玩具他就表現出敵意，說“打你”。

那麼，孩子模仿別人的壞習慣該怎麼辦呢？妞媽的方法就是冷處理。所謂冷處理就是先給寶寶講道理，比如可以跟寶寶說這樣做是不對的，如果下次再這樣做，媽媽就不理你了。如果寶寶再犯，就當真就不搭理她，讓寶寶真正知道自己做錯了，一段時間之後，妞就改正過來了。

當然，孩子處於模仿期的時候，家長們也一定要格外注意自己的言行，千萬不要在孩子面前說髒話，或者夫妻之間隨意打鬧，這樣對於孩子都有不好的影響。

這口皮箱，是民國時候的樣式，真正的黃牛皮所做，至今仍舊泛著紅銅般的油光。八角都有金屬鑲扣包角，已然被歲月鏽蝕了，但整個箱子依舊端正挺立，不像其他的老皮箱那樣萎靡焉軟，彷彿一個飽經滄桑的老人，還很硬朗地活著。

我的父母是在偏遠的土家山寨相識和相戀的，大約在1953年，他們決定結婚。那時的他們一貧如洗。母親的嫁妝，大約就是這口她從省城帶到山里的皮箱。我的童年，家中也有各種木箱、紙箱，但唯有這口箱子，母親把它藏在高處，不讓我們兄弟輕易觸碰。“文革”中，上小學的我曾經好奇地偷看了其中的秘密，原來也就是父母曾經的持槍證、結婚照和各種信件之類。

1978年我終於要上大學了，母親特地將這口皮箱騰空，拿到街上的皮匠鋪重新維護，上油並拋光，然後正式地轉交给了我。她怕我粗手粗腳磨壞它，還專門縫製了一個粗布袋子罩在箱子上。從此，這口皮箱就跟定了我的一生，像母親遠矚的目光一般，隨時監護著我的生活。我上大學帶著

它，工作帶著它。去省城武漢工作和再次上學，它依舊是不離不棄的愛物，囊括了我的全部物品。1988年我遠走海南，拎著這唯一的行囊趕火車、坐海船，枕著它在南方的碼頭露宿。1989年從海口倉皇北歸之日，我拋棄了各種隨身物品，卻依舊將所有的珍愛之物塞進這口皮箱，扛著它流亡千里。

我突然消失在大街上一年多之後，母親扶著老父前來探監時，仍舊給我帶來了這口皮箱。出獄之際，我把所有的衣物都贈送給了那些窮困的犯人，只有這口箱子，我還是固執地帶著它走向了自由。而今箱子還在，父母卻沒有了。他們相依為命的信物，成了我隻身飄零的伴

侶。我像年輕時代的父母一樣，在箱子里裝滿了我的各種證件和紀念品——畢業證、工作證、判決書、釋放證、結婚證、離婚證、日記、發黃的情書、曾經的警徽和犯人的胸牌……彷彿沒有這一切，我便不曾打這個世界經過。

# 母親的老皮箱

作者：野夫



# “虎媽”培養出的孩子到底有什麼不同

華裔女作家蔡美兒 (Amy Chua) 在2011年曾寫出了一本詮釋她教育心得的書——《虎媽戰歌》，書中對於“虎媽”的描述曾一度在美國教育界引起巨大的爭議，有人指責這種教育方式對孩子太過嚴苛、要求太高。5月19日，美國《紐約每日新聞》發表了一篇文章：“‘虎媽’和歐裔美國媽媽培養出的孩子有什麼不同”，文中指出，亞裔“虎媽”們更懂得激勵孩子們去克服困難，但歐裔美國媽媽們教育出來的孩子則更為獨立。

文章稱，近日，《人格與社會心理學公報》刊登了一份斯坦福大學學者們的研究報告，研究者們讓幾組高中生描述他們與母親之間的關係，並為他們佈置了一系列的任務，這些任務被設定為無法完成。目的在於測量學生們的動力和毅力。

研究發現，當想到他們的母親時，亞裔學生會比歐裔學生更主動地去完成任務，即使之前已經失敗過。而實際上，歐裔學生在想到自己時，會表現得更出色。

兩組學生的本質區別在於：亞裔學生會想到自己的母親，並以此來激勵自己克服困難；而歐裔學生則會把自己看成一個獨立的個體。

一位研究者表示：“在歐美文化的背景下，克服困難是個人的事情，而不是一個集體項目。”

另一個有趣的發現是，歐裔美國學生們普遍認為他們的母親給自己的壓力起到的是負面作用，而亞裔學生們則認為，儘管他們能感受到來自母親的壓力，但這也是一種支持。

此外，研究人員還發現，相比歐裔學生，亞裔學生們更能看出層次的差別，也更懂得尊重老師的權威。

關於“虎媽”的爭論在美國吸引了不少學者的關注，此次研究便是其中之一。2012年，密歇根州立大學的學者們還曾做過一項研究，研究結果稱，華裔學生與他們的同學相

比，顯得更為焦慮和抑鬱。當然，不同研究的側重點各有不同，密歇根州立大學的這項研究認為，培養一個快樂的孩子比培養一個成績優秀的孩子更重要。



小孩子的時間都是放大的，所以，在我們五年級的時候，看剛進校的新生，覺得他們實在是太幼稚了。在我們這所校舍十分緊張的小學里，教室都是一室多用。我們班級的一間，在中午散學後，就做了年級學生的飯廳。總共大約有二十來名學生，中午家中無人，就在學校吃飯，由一名衛生老師，到里弄辦的食堂打來飯和菜，分給他們。所謂衛生老師，就是學校醫務室的一名醫務員，粗通保健常識，主要用來應付學生緊急發生的事故，其實也要兼做一些雜活。這名老師年屆中年，戴副眼鏡，顯然不是個幹活利落的人，每每忙得汗流滿面，眼鏡落到鼻尖上，頭髮黏在腮上。尤其是分菜，眼睛沒有準頭，總是一碗多一碗少，再將多的舀給少的，少的又成多了。終於分停當，她便袖手坐在講臺邊上，監督小孩子們吃飯。小孩子們一律低了頭，努力地扒飯，咀嚼，可憐他們連筷子都捏不牢呢。飯菜也不一定對他們的口味，但他們總能在規定的時間內，將他們的定量吃下去，最終完成任務。

我們下了課後，總不急著回家，而是擁在窗口，看小孩子吃飯。然後，慢慢地，我們便潛進去幫着分菜分飯。那位老師對我們的擅自插手，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當然她不好派我們工，但我們的幫助很是有用，解決了她的困難。有一次，她主動從小孩子的伙食中，取出一塊麵包讓我們幾個分食，表達對我們的感謝。於是，再漸漸地，我們得寸進尺地，開始給小孩子們喂飯。他們和我們顯然要比和老師親近，因我們

沒有老師的威儀，他們喊我們“大姐姐”，很依賴地望着我們，我們給這一個喂飯時，那一個還流露出妒意。所以，我們很忙乎，往往就誤了自己回家吃飯。

我們喂飯最多的是一名女生。她個子挺高，比同齡的男孩子幾乎高出一頭，皮膚特別白皙，長臉，尖下巴，短髮，她顯得有些大，屬於那種從小就有淑女風範的女生。她吃飯最慢，而且勉強，就好像沒有什麼食慾似的，總也不能將她的那份吃完。給她喂飯也很困難，倒不是說她不聽話，相反，她很合作，一勺飯送過去，她極力張大了嘴含進去，然後開始咀嚼。她咀嚼的過程很長，中途幾次下咽，都難以完成。最後幾乎是直着脖子將這一口東

西吞下去，看了也叫人不忍。有幾次我們沒了耐心，放下她，照顧另一些孩子，這時候我們看見她的眼光，她用企求的目光看着我們，我們才知道她格外地需要我們。

在這漫長的喂飯過程中，我們會問她一些問題，她顯然是想留住我們，生怕我們丟棄她，就很積極地回答我們。她說話的聲音尖而細，就像唱歌的人用的假聲，並且很急驟，有一點類似聾子聽不見自己聲音的說話，無法調節音高與頻率。從此來看，她大約是很少開口說話、與人打交道的。本來都是一些無關緊要的閒話，和一個小孩子，能有什麼話題呢？可是不曾想，事情竟變得嚴肅了。好像是問到她的媽媽，她的回

答忽然令人費解起來，似乎是，媽媽走了。走呢，也不是一般地走，中間還夾雜着一些內容：她夜里被吵醒，有一具煙灰缸敲碎了另一件什麼東西；還有一日，一名什麼親戚上門；再有，誰的哭泣。最終，有一日，她從幼兒園回家，那時，她在幼兒園的大班，路上，父親對她說，媽媽走了。她說着這些的時候，嘴里始終含了一口飯，她幾乎是帶了一種急切的心情，尖着聲音快快地說。當我們勸她慢些說時，或者嚥下飯再說，她並不聽，依然直直地說下去。然後，就有很細的淚珠沿着她秀氣挺直的鼻梁，緩緩地流下來。飯已經全冷了，時間也不允許了，老師過來收走了碗碟。我們為她擔心，下午要餓怎麼辦？她說不要緊，她有餅乾，說着就從書包里掏出一個鋁制飯盒，給我們看。飯盒上擰了牛皮筋，里邊整齊地放了蘇打餅乾，滿滿一盒。她說是她父親替她放的，我們看見了一雙父親的細心的手。她蓋好飯盒，重新箍好，放回書包，走出了教室。那位老師對我們說：“你們不要問她太多，她的媽媽和爸爸離婚了。”“為什麼呢？”我們問。老師囁嚅了幾句，到底也沒說出什麼來，只是又叮囑一句：“不要再問了。”

過了幾日，是一個周末，下午沒課，吃過午飯，家長們便將孩子接走了。於是，我們看見了她的父親，一個也是蒼白的、斯文的、憂鬱的男人，沒有一點笑容，卻是溫柔地將女兒抱到自行車後架上坐好，然後自己從前邊跨過橫梁，坐上車墊，騎走了。



# 離住

作者：王安憶